

张锦江
著

人界

王培斌



上海三联书店

人 界

张锦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界 / 张锦江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6

ISBN 978-7-5426-5207-2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0683号

人界

著 者 / 张锦江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装帧设计 / 陆雅敏

责任校对 / 张思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19.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207-2/I · 1039

定 价 / 32.00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21-57213907

一山枯荣阅人界

——序言

这是荒无人烟的美国西部茫浩的大沙漠，这里只有蓬散的骆驼草与低矮瘦小的栎树，此等景象晃如新疆戈壁滩。我行程两日，尽见这般干枯死寂的苦漠，美国西部的荒凉让人吃惊。待我见到这片连绵的莽原山林时，我的眼前有了绿意，心情也为绿色滋润好畅了许多。

这山并不高，满长着一种叫扭叶松的树林。松，树身修长，高挑妹般亭立着。一株又一株相依相偎，齐齐地冲天傲望。想起苏轼《题西林壁》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扭叶松就竖耸在峻岭峭峰之上，远远近近给人多姿多彩。我行进此中，满以为山坡松林是人工栽植，其实，这是原生态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一座完全陌生而怪异的公园，通常的人工公园的一丝痕迹不复存在，可以说，这纯粹是原始荒山野岭，亘古未开蛮生地，在没完没了的环山公路上前行，它是铺天盖地地扑面而来，我无法说清这公园有多大，大巴在山路行驶，两三个小时走不出它的地界。天啦，它居然地跨美国西部爱达荷、蒙大拿、怀俄明三个州，方圆8956平方公里，世上这等公园能有几处？公园含包山峦、河流、瀑布、峡谷、温泉，还有大量野生的灰熊、狼、麋鹿和野牛。环视四野，沉默与静寞幽幽低吟着一支歌：广袤的原始山林之中，不论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物体都在无声无息中自生自灭。

我的专注，依旧是那扭叶松林。只见一片焦林，那是自燃山火烧的。烧焦之树，黑色裸露，枯木根根，绝望无助，死相可怜。树尸形貌各异，



立死，断死，斜死，横死，排死，相拥死，相叠死，交叉死，头朝上根朝下死，根朝上头朝下死，横七竖八，暴尸荒野。山坡、谷底，半掩半埋，裸露不遮；平地沟壑，岩沙盖压，枝残根断，死态惨烈，目不忍睹。再细一瞧，焦岩缝隙、秃土覆面，居然蓬生新绿，是一丛一丛新萌松苗，细细长长，煞是可爱。山火肆虐，适者生存。原来扭叶松的树皮很薄、很脆，极易燃烧，一旦火灾，难逃厄运。世界却无奇不有，成熟的扭叶松竟生有两种球果。一种球果，随长随落，密林遮阳，难萌新株。另一种球果，果壳外封裹树脂，需摄氏113度高温才能融化，而黄石高原常年气寒，唯有山火才能将其果脂烧融，扭叶松的死亡与转世重生，全都在等待山火爆发，这种球果的等待，可能三五年，也可能在枝头一等就是一二百年，而通常扭叶松可存活一百五十年之久。浴火重生残酷而奇异，就在烈火吞噬松叶和充满松脂的薄树皮时，松果被烧焦、熏黑，一旦火停烟灭，松果就会崩裂，蕴藏其中的种子就会播撒在黑灰厚盖的岩地上，大火过后的第一个春天，种子便会破土而出，新生就这样替代了死亡，有朝一日焦土之上小松就会参天而立。路途中，我随时可见到这样的情景：一片又一片扭叶松林，似军队的士兵列队那般整齐，如密匝的长剑笔直地刺向天空，树干光溜不枝不蔓，唯枝头绿叶篷盖，万绿之中，却偶有死树黑杆夹竖其间，寒风中孤摇秃枝。这大约是只有十年的幼树长成的新林。这让人感叹万分。新树蓬生，死树犹存。死亡与新生同在，死死生生，生生死死，轮回突兀，就在眼前。让人想得明白，大自然的法则，一清二楚，决不含糊，真实直率。谁个悟道，谁个看空，悟空悟空，悟到空空，人生在世，到底是空，如枯木残枝，无息无声，如败叶黄茎销声匿迹。山野之下岂能常绿，人间万物何能不衰。今日我枯，明日你荣，明日我荣，后日你枯，枯荣荣荣，荣荣枯枯，枯荣无常，不荣不枯，不枯不荣，荣者必枯，枯者必荣，循环反复，周而复始，人无常荣，人无常枯，有生有死，有死有生，人无不死，人无不生，一山枯荣，阅尽人界。

我走出山林，抬头望天，俯首视地，天光地亮，大路通畅。

我写下《人界》一本，以抒感言。特谢王蒙先生为书题名。

目录

一山枯荣阅人界 —— 序言	1
---------------------	---

童 语

老翟家的鸦	3
童宠记事	8
城墙童忆	12
龙盘童念	15
池塘童梦	18
豆油灯下读鬼魂	21
一个孩子的民国记忆	23
女孩妮达	26
好玩才读书	28
小人鱼	32
山妖与树精	39
彼得兔	42
皮皮	45



木偶匹诺曹	50
绿野仙踪	55

微 言

高天云日	63
这鸟	65
艳遇幻化	67
一叹之后的感动	69
倒霉的故事	71
我的水兵生活	74
欢迎来自樱花之国的朋友们	79
结尾	81
根	83
孤独语	85
望乡书	87
诗香	92
作品不因获奖而流传	94
坦荡人生	97
合唱诗的春天	101
竹枝词里一乡情	104
快乐传真淳	107
童目无界	110



世 说

王宫的一扇小门	117
蔚蓝的尼斯	120
塞纳河畔	124
见识红磨坊	128
放飞的铁塔	131
我在老佛爷买包	134
歪斜的钟楼	137
罗马街头	141
水城沉浮	147
瑞士卫队	155
巨石阵想象	158
西勒米奥奈镇迷恋	160
葛特纳格林镇情事	163
情怀俄罗斯	166
在俄罗斯乘火车	180
女王形象	183
泰晤士河上	186
海军之魂纳尔逊	190
老派英国	197
走过白厅街	199
纸镯	203
在白金汉宫门前	206
磨坊法典	209



球魂	212
圣洁的巴厘岛	217
圣马力诺古堡	226
田尻町役场村农屋	233
一只雪白的鸽子	236

文 话

达·芬奇野说	241
仰望雨果	244
面觑但丁	250
记住任大霖	254
豪迈峻青	260
面缘王蒙	267
一个老人	272
不朽的《神笔马良》	275
欢乐女神走了	278
上海孤岛时期的陈伯吹	280
回望芦芒	283
长天而去	285
柯岩大姐，你在哪里	287
卢浮宫的一幅画	291
大英博物馆一个海妖的故事	294
美第奇家族传奇	297

童 语



老翟家的鸭

我妈在河门口(小城巷民习惯称家附近的河边为河门口)淘米、洗菜的日子，河水是清的，照得见人脸，望得见浅水里的石子、砂粒、泛白的贝壳残骸。我能用淘箩舀到身体透亮的小鱼。我是从弯曲不规的小巷，走到河岸上的。小巷叫石头巷东小街，我家的老宅就在巷中。那时，我刚读初一，我爸关了在小城城里的一片小店，回到了老宅。

这是一条古河，小城巷民都喊它苏陈河，它的一端水面开阔流向古通扬运河，另一头河道狭窄流去小城城里。那时节，我常在河边玩，用细竹竿丝线钓鲢条鱼，或者游水、摸螺蛳。还有就是看老翟家放鸭捉鱼。我站在河岸，就能看到老翟家的水码头，那里停靠着三五条尖头窄身轻盈的放鸭船。准确地说老翟家并不与我家同一个街巷，它有另一个名称叫小渔行。早先小渔行的巷民都从事着一个古老的职业：捉鱼、卖鱼、结渔网。连我家这条巷子里的人也跟着干这一行。我妈与一些居家的女人都会结渔网，弄一点补贴家用的零花钱。我妈说，我奶奶拎过竹篮卖过鱼。在我见到小渔行时，巷民们许多都改行到城里做工了。不过，还有人坚持着做这种职业，我家邻居中就有两三家，一家是八爪的爹妈，八爪是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两条罗盘腿上长一双内八字脚，很矮，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八爪的爸敞着怀与八爪的妈蓬散着头发拍着一脚盆活鱼，八爪拎着一只又浅又扁的鱼篮跟在后头。若干年之后，我回乡扫墓，在巷头还看到八爪拎着又浅又扁的鱼篮，他已是一个老人，还在卖鱼。另一家是红眼家。红眼是个男人，他的眼睛总是烂糊糊红红的，一脸浅麻子，大门牙露翘着。我记得也是卖鱼卖到老死。前几年还看见，后来就不见了。在捉鱼的人中，老翟家也是仅剩的渔佬儿了。



老翟家有一幢带围墙的青砖瓦舍平屋，天井中养了一群鸦，一进老翟家大门，就闻到浓厚的腥臭味，砖地上全是白屎。这鸦可不是现今时尚的宠物，它是渔人捕鱼的猎手。鸦的学名叫鱼鹰，当地渔人却喊它鸦。鸦脸相凶狠，有一双凹陷、圆瞪死定定的蓝眼珠，还有一尖利带钩的长嘴喙。我去老翟家天井总是远远躲着它，生怕鸦冷不丁啄一口，随便啄在哪里一啄一个洞，你怕不怕。不过，刚孵出的鸦还是蛮可爱的。那是一只羽毛蓬松大屁股的芦花母鸡孵的一窝鸭蛋，有十来只，青壳的，像鸭蛋，但小多了。孵出的小鸭，全身无毛，红嫩的一只肉球，小鸭怕冷又怕热，非常娇贵，为保持恒温，常用棉花包着，旁着还放着一扁圆的铜汤婆子。倘若是野生的鸦就没有这般娇贵了，野鸦产在镇江金山寺一带，栖息在树上，野鸦产蛋在树窝内自己孵。野鸦能高飞，飞翔时必须把食全部吐光，它的食量很小，一顿只能吃一两左右小鱼。野鸦是无法训练成家鸦的。家鸦每年二三月份生蛋，一只鸦只生十来只蛋，生蛋时就不肯下河捉鱼了。这些知识都是翟爷告诉我的。我们还是看看老翟家刚出壳的一团小鸭吧，它们呷着一钩尖嘴，细声地吱叫着，个个伸长脖子，急等着喂食。我见过翟爸与翟妈喂小鸭。翟爸与翟妈都很壮实，总是脸膛黑红发亮，手指头粗粗的捏着一小白瓷勺，一勺一勺喂剁碎了的黄鳝糊。就像喂吃奶的婴儿一样，小鸭边吃边叫，好像蛮开心。小鸭一日三餐，要喂两个月，才长齐羽毛，这时要吃两小块猪肉，之后逐渐增加，越吃越多。那些在天井里的大鸦，每天只吃一餐。吃的时候热闹非凡，粗壮的叫声呀呀一片，翟爸与翟妈是用木桶装食的，一桶鱼、一桶肉、一桶豆腐，翟爸与翟妈一手拎住鸦头，鸦嘴张得大大的，一木勺一木勺往里灌，不管它吃不吃，鸦的脖子有个囊，灌到囊鼓起来才放手。大鸦一顿要吃一斤多鱼，都是半大点鲫鱼，小的罗汉鱼、鲢条鱼放在浅盆内由鸦自己吃。翟爸与翟妈不是让鸦白食的，老翟家原先不过是几间草屋，是鸦为他们捉鱼，才有钱造了砖墙瓦屋，鸦是老翟家的钱篓子。翟爸说，一只鸦值一只金戒指，好的良种鸦值一只金手镯呢。我知道，能与黄金论价的东西，一定是很值钱的。

老翟家的大小(当地人称大儿子叫大小)去城里做工了，放鸦捉鱼是二小。我时常在河边看到，二小用竹篙轻轻一点，柳叶尖头鸦船就在河面上轻盈地飘起来，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水码头。二小也不过十三四岁，短发、



大头大脑，夏天是一件短袖红衫，冬天是一件蓝色的球衣，无论夏冬下身都穿戴防水的背带胶裤胶靴。二小把鸭船玩弄得飘忽莫定灵活自如，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或前或后、或停或行，还能盘旋划圈。鸭船像活的有了生命在水上随心所欲游来游去。二小手中的竹篙更是如一根长长的魔棒神奇极了。只要二小用竹篙顺着船沿往水下一探，凭手感就对河底一清二楚，平坦缓和的留不住鱼，高低不平的一定有鱼。二小一旦判断水底有鱼，他便竹篙一晃，脚一蹬船板，栖停在鸭船两侧船帮上的鸭，大约各有三四只，就纷纷拍翅跃入水中捉鱼去了。二小手持竹篙停住船，立在船尾，双眼目不转睛，注视着水面的细微变化，哪怕一个小气泡从水泛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像鸭一样亮，立即会认出是气泡还是鱼花儿，鱼花儿是鱼游打起的，他会毫不迟疑，又一晃竹篙，三五只鸭就会拍翅出水扑腾过去。家鸭是飞不高的，它的翅膀中剪掉了几根羽毛，它的脚上拴了一根短绳，不让它下水，就用脚踩住短绳，要把它从河里弄上船，就用竹篙尖钩短绳，一钩就钩上船了。一旦鸭尖钩嘴咬住鱼有了收获，大凡小鱼它会吞下去，但是决不会吞下肚，因为颈脖子上有绳，不松也不紧地扎着，鱼在喉咙口的一个大大的囊里储存着，又吐不出来。囊鼓足了，二小就用竹篙把它钩上船，一拎脚，鱼就会吐在中间的船舱内，然后放回河里继续捉鱼，因为鸭刚才咬到的鱼，到喉不到肚，它饿，它要吃饱，就这样不停地抓鱼不停地吐鱼，它始终来回吃不下鱼。其实，只会抓小鱼的鸭并不是好鸭。优良品种的鸭，毛色好，全身羽毛乌亮，下水不怕冷，出水后，摇头一抖，水珠四溅，滴水不沾。而劣品鸭，羽毛下水就湿，出水湿毛披身，冷得发抖。这种好鸭常游到河中心，在水里钻得深，专拣大鱼抓。甚至凭着鸭尾拍打起的浪花，搅浑的水中可以准确无误地钩咬到大鱼。有时凭河底泥沙的气眼，把大甲鱼从洞窝内钩出来。

我就见过两只好鸭一起协同合作抓大鱼的情景。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下过大雪，我在河边堆雪人，看到二小的鸭船在河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天气出河，抓的鱼才多。只见一只鸭身影一闪，一个猛子扎入水中，涌出一圈白细的水珠，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吹牛，真的不消一分钟，它在水面一冒头又连扎三个猛子，一百来米下来了，它在水下追鱼，这是一条大鱼，它紧追不舍，它的眼睛犀利无比，一丈开外看得清



清楚楚，大鱼逃得快，它追得快。说来不信，另一只鸭似乎事先用鸭语商量过一般，沿着扎猛子的鸭在水下追捕的方面贴水扑翅急飞，然后，在前候着，说时迟那时快，也一扎猛子下去迎头截住了大鱼。在雪地的映衬下，水光通白，两个鸭乌亮闪闪地用钩嘴抬着一条白花花的大鱼向鸭船游去。二小的鸭船随即驶到，二小手提一竹竿头绑着铁圈的网兜，捉鱼的人叫它勺海，二小把勺海伸了过去，两只鸭这才尖钩嘴一松，大鱼落在了勺海里，假若勺海不来鸭是不肯松嘴的。这是一条大鲢鱼。我估摸长短比我矮不了多少。后来听说一称有二十多斤。二小是我朋友，我在岸上喊起来：捉到大鱼啦？二小不爱说话，他只向我一笑，然后朝两只鸭喊到：大花脸、二花脸。这是刚才捉大鱼的两只鸭的名字。老翟家的鸭每只都有一个名字。我在老翟家混玩的时候，渐渐地知道了这些鸭的名字来历。老翟家最兴旺的日子有两三百只鸭，翟爸与翟妈都能分辨出来，到了二小长大也撑船放鸭时，老翟家的鸭已明显减少，也不过七八十只鸭。二小也都能辨出鸭名。一般地说，鸭名是从鸭的脸、嘴、头色来分辨而起名的。譬如说，鸭脸上是白毛，尖嘴上有点黑斑，而且多，就叫它大花脸。黑斑少一点，就叫它二花脸。至于脚上有白斑的就叫它花脚。尾巴上有十六根羽毛的就叫十六尾。假若翅膀上间插几根长白羽的称为花翅。或者全身黑羽毛的又称全黑。还有黑中带暗花称暗花毛或毛老鸭。二小还能随便一指说出这鸭是公是母，他对我说，其实也没有秘诀，就看头角与块头，头角大、块头大一般是公的；头角小、块头小一般是母的。他还说过，鸭的年龄主要看肚皮，一两年的白肚，叫一隔年；三四年的花肚，叫中隔年；五六年的黑肚，叫老隔年。肚皮的毛色随鸭的年龄变化而变。最老的长寿鸭能活二十年，这种鸭叫大隔年。二小还送过我两只鸭蛋，是蒙着家里偷偷塞给我的，他说，鸭蛋小孩吃了不生惊（生惊是什么我也不懂，大人常嘴上讲，大概鸭蛋对小孩能起到安神作用，吃了不易受到惊吓），我拿回家给了我妈，我妈煮给妹妹吃了。

我与二小的交往疏离，是在我初中毕业离开老宅去外地读书之后。等我再回到老宅，翟爸与翟妈都已老了，我与二小也是中年人。老翟家的院子里仍旧白屎满地。二小还在放鸭捉鱼。又过了多少年，我又去过老翟家，我看到沿途的小巷的青灰的瓦宅墙上都有着白石灰圈圈，圈内写着一



个大大的“拆”字。也就是说，小渔行这一带的房子要拆迁了。看看十宅九空，老翟家还有人，但院子里已经没有了白屎，也没有了腥臭味，更没有了鸭的叫声，墙角孤落躺着一艘破旧的尖头鸭船。二小在堂屋内带着妻小在祭祖，一张八仙桌上供着饭菜，点着香烛，依次叩头，并在一扁平发黑的铜盆内点烧着纸钱。二小发胖而臃肿，眼睛的光亮消失了，显得浑浊而迟钝。他还是那样一笑，只说了一声：回来啦。我见到堂屋靠墙的香烛台上供着翟爸与翟妈。纸钱的火光一亮一闪，我不想多说就告辞了。

我小时候熟悉的河边已不复存在，老翟家的鸭船码头已塌了。岸上堆满了生活垃圾，河水发黑，散发出火油的气味。后来听说，老翟家捉的鱼有一股火油味，卖不出去，这才关门不做捉鱼生意的。

童宠记事

我爸我妈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自然宠爱。虽然，我的前面还有个姐，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儿子的概念是不同的。爸妈在家里添了一个伶子(女佣)。我整日被伶子抱着。我妈的奶水少，巷子邻居中有个叫定匡的男人，瘦长得像根木条，他的女人大大壮壮的，刚生了一个女娃，有一对丰乳，奶足，伶子抱着我去吃她的奶。若干年之后，这女人坐在屋前的藤椅上晒太阳，衰老而肥胖，她已不能走路。我走过她面前，向她笑笑，闲问了一句：你一个人在家啊？她说：姑娘上班去了。她说的是她大女儿，与我同龄，也好几十岁的人了。有人曾撮合过，将她女儿说给我，结果没有成功。我吃过这女人的奶，我感激她，想起小时候我曾在她怀里，吮吸过她的奶，我有点害羞，我说不出口，又感到心里过意不去，迟姗姗地走了。对于小城的人来说，这女人也见过世面，在上海纱厂做过工。伶子还常抱我去看马戏，这是一种极其简陋的演出，用布棚围一个场子，露天演出玩把戏，譬如：骑马跳圈圈、敲锣玩猴子等等。

再大一点。我的床铺头多了一只瓷食罐。形如铜脚炉，不过小多了，上一圆盖，大肚底罐，淡绿色。瓷食罐内放着茶食，时常翻新的，有大京果、薄脆儿、小桃酥、脆饼等等。这是爸妈为我准备的甜嘴零食，临睡前或半夜饿了吃的。妈在床上会给我讲九巫妈妈的故事，九巫妈妈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她在夜深时才出现，在黑暗中专吃小把戏小孩的手指头，当大京果一样吃，咯巴咯巴发出酥脆的声音。反正这是一个很坏很坏的老太婆。我听的时候不敢出声，还进住气，我怕气出大了，引来九巫妈妈。妈还讲过麻胡子的故事，是专吃小孩的男妖。在这座小城里，所有的女人都知道九巫妈妈与麻胡子，一旦小把戏小孩哭闹不止或不肯睡觉，就